

汽车厂拾零

(三首)

张洪波

汽车人

几个青年工人利用废弃的汽车配件
组装了一个高 5.1 米,宽 4.9 米,厚 3.5 米
的变形金刚,这个“巨人”以起跑的姿势
站立在车间里——

这个人浑身上下里里外外都是汽车的配件
这是一个真正的钢铁巨人
高大的身躯里没有了一丁儿苟且的成分
正壮实青春大度

天涯·夜话

黑陶

旅馆房间很大。一个异乡人在其中,更显得室内空空荡荡。壁灯昏黄,浴室里的光则刷白一片,像虚弱炫眼的石灰颜色。风尘仆仆的旅行背包现在孤独在屋角,随身携带的不锈钢茶缸(这种材质的杯,不怕挤压,甚至还可作为野外炊具)被我拿出来,倒了半杯水,立在狭小的床头柜上。茶缸旁边,还有一包刚刚拆开,吸了一支的香烟。注视着这包烟,又想起刚才在喧嚣夜市中的那个小烟酒店,想起昏暗街边到处都是的、卖奇异热带水果的乱哄哄地摊。房内有些闷人。推开床边的移门,走到室外露台。顿时,黑夜大海的磅礴气息,便汹涌着弥漫过来。目光越过不远处朦胧的椰林,我知道,那边就是大海,激荡着涛声的黑夜里的大海。

之前,是在一处露天的晚间饮食座上。这里是中国最南端的岛城。和饮食座隔一条街,就是海滩以及无尽的墨蓝大海。此刻,在故乡该是最凛冽的寒冬,而此处身旁的树,依然于夜色里盛开着白色花朵。和一位熟悉的长者对坐,散漫谈话。他也是江南人,我们曾在同一单位共过事。长者退休之后,倾其积蓄,不远万里,在这天涯尽头的岛城,买下一个单间定居下来。他热爱这里的气候、阳光、海滩、椰林,热爱这里的菜场和渔肆。他说,长时间看着大海,人就会自然地从业世中超拔出来,想到哲学和诗。长者早年从事专业烹饪教学,体验过道家辟谷,后来供职于媒体,但是对烹饪,这一精微独特的文化载体,始终牵结于心,他对此一领域的理论有着精深研究。长者耗费心血撰就的专著《味觉审美学》有开拓之功,各方看好却终未能出版;而随手写下的美食书,反而受到市场追捧。在那家媒体退休之时,长者获得了国家权威部门所颁的“中国餐饮文化大师”称号,对此盛誉,他淡然待之,依然喜欢过他自己清贫而自得的隐居生活。

隐约可闻的波涛声伴着我们的漫聊或沉默。远在天涯的一晚相逢谈话,我印象最深的,是长者对于人生的个人识见和追求:享受、创造。他强调认为,人生而为人,首先就要享受生命,让欲望得到满足,享受是对生命的真正尊重;其次是创造,用己之力,为他人,为社会创造有形或无形的财富。有享受、有创造的生命,才是完美的,才不负走来人间一遭……

南国的夜很短。似乎很快,黎明的霞光就来敲打我旅馆的窗户。起床。一个人去到海边。有节奏的海浪声中,正遇日出,阳光从大海上空浓厚的云层间射过来,像舞台上的束束追光。大海起伏,一望无垠,拍打着整个中国的大海在眼前起伏。一瞬之时,如此清晰地感知:此刻,我所立身的,确实是宇宙间一颗壮美的星球。

行者

新华社报道:“2014 年 10 月 24 日 02 时 00 分,我国自行研制的探月工程三期再入返回飞行试验器,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丙运载火箭发射升空,……我国探月工程首次实施的再入返回飞行试验首战告捷。”或许是我国运载火箭发射成功率始终处于稳定状态的缘故吧,这类消息已经不再引起人们的欢呼雀跃,甚至不大被人们关注了。不过,我还是想说,如果你身临其境,亲眼目睹火箭升空的那一瞬间,并且,如果你进一步了解了西昌的历史,你一定会别样的感受。

很荣幸,我曾经成为西昌卫星发射的现场目击者之一。西昌之旅,早已心向往之。这不仅因为它是我国西南边陲重镇、目前唯一对外开放的卫星发射基地,而且因为,同样身为记者的先父,抗日战争期间就曾到西昌采访,那时的西昌还十分落后,大凉山里的彝族社会甚至处于近乎原始的状态。时隔近 70 年,我去采访已经拥有世界顶尖技术应用基地的西昌,不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吗?飞机从北京出发,经停成都到西昌,最后

他用汽车的眼睛凝视着更远的地方

他像一个等待号令准备出发的长跑者
一个汽车人他的身体装置了发动机
当然也装置了飞奔的轮子和宽大的胸怀
我甚至相信他有稳定的呼吸和健康的心脏
他不是雕塑他就是一个真实的汽车人
完整的难以拆卸的生命的活体

他站在车间里我看到了他的眼神
他有其他钢铁所没有的独特的表情
身边的流水线一辆又一辆的汽车下线了
就像一个又一个兄弟踏上了陌生的征途
他在心里追赶着他做好了起跑的姿势
汽车人工厂的图腾车间的金刚

走到一辆车的面前

九月的这个上午
我从小众的诗歌行距里
走进汽车制造的车间
走进你全部组装过程
走进一个健康的体系
一直走到你面前一辆汽车
一张难以被锈蚀的面容

我被你的光色照耀
身体有了强度
我多想透过你的面漆
更深入地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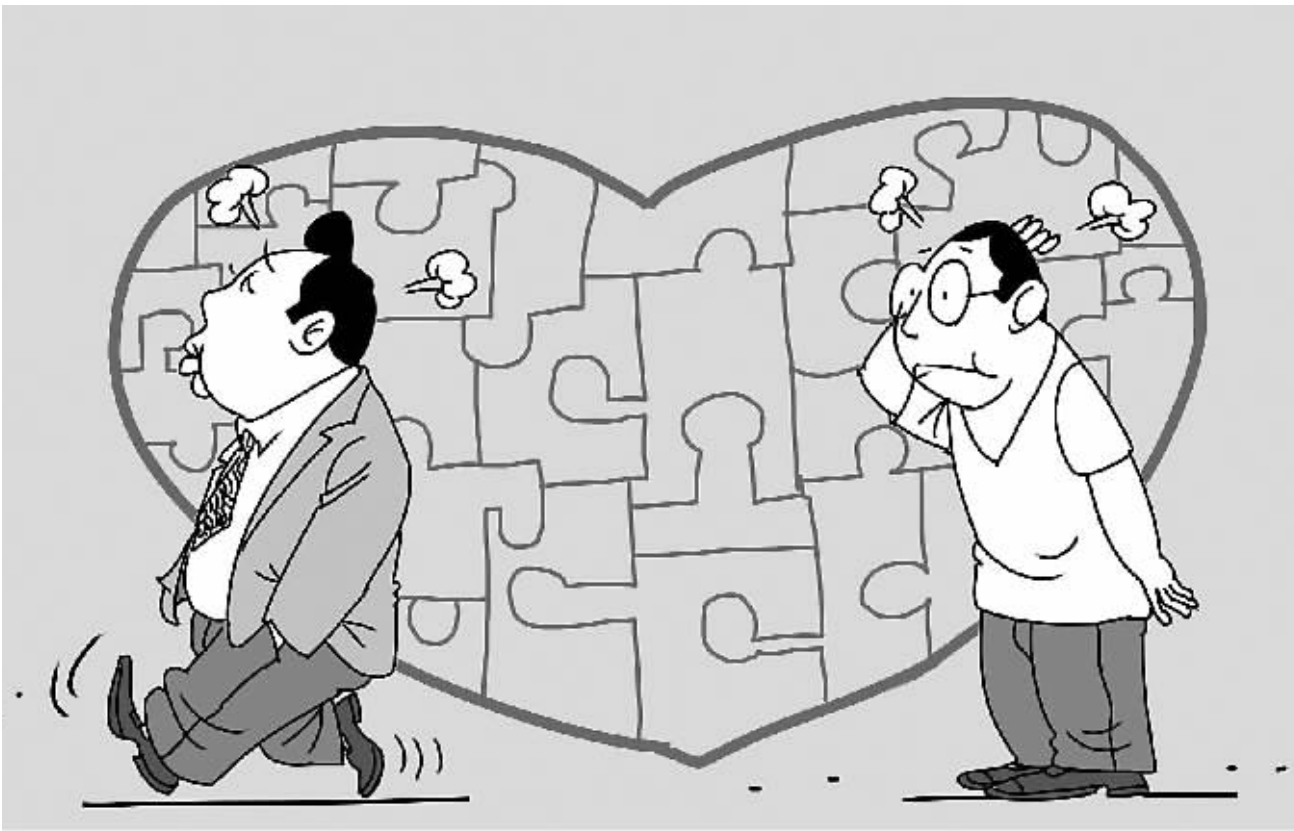
你钢板的双面镀锌
镀锌的磷化处理
阴极电泳防紫外线的中涂……

从你的局部开始
渐渐认识整体的你
一辆汽车我走到你面前的时候
你风华正茂刚从一个庞大的群体里驶出
要独立去完成自己的路程

绿色工厂林

站在路边
树叶哗哗
掌声响起
一辆辆汽车诞生
它们高兴

站在路边
树身摇晃
挥动着手臂
一辆辆汽车启程
它们欢送



原谅别人,就是给自己心中留下空间。

赵春青 画

鸿庥普蔭

何 申

“鸿庥普蔭”,是承德普宁寺大乘之阁门楣匾额上的四个大字,乾隆御笔。其中“庥”字下面多一横,电脑打不出来,字典也查不着。但出自皇上之手,多一横,多二横也解释得通。“庥”:庇护的意思。多一横,庇护的多一些,再多一横,更多一些。或许,这字原本就有那一横,后来人间争斗的历史演变得愈发激烈,你死我活,谁还敢庇护谁?那一横就不要了,但字意没变。不像第三批简化字,“展”字简为“尸”下加一横,有人念:“此次,优秀人物(事迹)尸首、啊、一览……”。

普宁寺,因内有金漆木雕大佛,又称大佛寺,在外八庙中,我以为普宁寺这个寺名起得最好。其他如普乐寺、普佑寺、安远庙,显得寻常了些;普陀宗乘之庙,须弥福寿之庙,又不好记,导游都称小布达拉宫、行宫。甚至连避暑山庄,本地人都少称全名,就叫离宫。普宁寺则不然,游人问路,问大佛寺在哪?进寺看了连基座高 30 多米的大佛,惊讶之余,就想不虚此行啊,以后还要再来这“普宁寺”,再拜大佛,以求普宁。

普宁、普宁,普天之下安宁,寺名充满吉祥与喜庆,好像与战火没有关系。其实关系极其密切,普宁寺是在打了一场大战后建的。这仗是当时清政府派重兵在新疆平定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达瓦齐的叛乱,大

获全胜,然后在承德为厄鲁特四部上层贵族封爵,效仿西藏三摩耶庙建创建了普宁寺。碑文写的清楚,希望边疆人民“安其居,乐其业,永永普宁”,故称“普宁寺”。这就是说,治国者一旦平定天下或扫除某个障碍,住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安定民心。甬管能不能真的安宁,但嘴上得说让所有的民众安宁。连农民起义夺州掠县,没等屁股坐稳,军师也会让人贴安民告示,告之不要恐慌照常生活。没有谁会先宣布这城里还有百分之五的敌人,等着挨收拾吧——那是在给自己制造不安宁的局面。

“鸿庥普蔭”的字意直释,是大范围的庇护、普天下的荫凉。这是佛教大乘经的本意,即普度众生。《西游记》第十二回“玄奘秉诚建大会,观音显象化金蝉”,就有“这菩萨(观音)近前来,拍着宝台,厉声高叫道:“那和尚,你只会谈‘小乘教法’可会谈‘大乘’么?”后踏祥云,现出救苦原身,只见半空中,滴滴溜落下一张柬帖:“礼上大唐君,西方有妙文。程途十万八千里,大乘进殷勤。”这才拉开玄奘变成御弟唐僧西天取经的大幕……

《西游记》是小说,玄奘取经是史实。现在普宁寺香火极旺,大乘阁下,不论海外侨胞港澳巨商内地大款城市平民山乡村民,还是农民工和困难学子,在这里低头默念各有所求人人平等。你富,只要路走得正,只管富下去;

我穷,我努力奋斗,我也能富起来。我认识一对进城多年的农民工夫妇来烧香,他说眼下最高兴的事,就是自己的孩子 and 城里的孩子一样上学没有区别了……

我的三姐夫是大学教授,老家在东北农村。他在家是老大,有一小弟与我同岁。因父母不在了,小弟生活费由他负责。但毕竟是个半大孩子,那时在生产队他又挣不了多少工分,过不下去,就来天津找他大哥。论经济条件,他大哥留他在这生活念书没问题,但城乡鸿沟难逾,每次都是我三姐给他整治新衣,还来我家吃饭,再带上东西去车站。我问怎么还让他回去,三姐说他的户口在农村,没法留他。对此,我不懂。

后来轮到我自己,懂了。销了城市户口去插队,从此你就是乡下人。后百般努力上学,我功课很好,毕业了不要说“鸿庥普蔭”,就是给个一叶荫凉,也不至于“哪来哪去”,一竿子分到普宁寺前的“五七”干校去种地。我说真不如再往后多分二十步,直接出家得了。想调动,谈何容易,与佛为邻,一住六载。日后人生境遇有所变化,全靠十一届三中全会。有人说是大佛保佑你,我说是,我谢大佛。但我太清楚,大佛那时的处境比我还艰难,再不维修,将毁于一旦。不过,不论到什么时候,“鸿庥普蔭”这种宏愿,还是世人愿意接受的。这也是我感谢大佛的原因。



有好的技术才能更好地为客户服务

■邓飞 童艺舟

在 9 月 26 日落幕的国家电网公司第二届供电服务技能竞赛中,经过激烈角逐,国网浙江龙游县供电公司员工官建阳从来自全国 27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 324 名参赛选手中脱颖而出,斩获业扩报装专业个人第三名,位列浙江省同专业第一,被授予国网公司技术能手荣誉称号,并上报中央企业技术能手。

全心投入赛出好成绩

6 月 17 日起,官建阳与浙江省 132 名国网精英一起开始了近乎残酷的赛前培训选拔,摆在面前的专业书籍就有 40 多本。每天起床吃完早餐,官建阳便钻进教室看书,他省去了午休。晚上,他寝室的灯经常亮到凌晨。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一轮选拔,15 次小考中官建阳拿到 7 次第一名,最终以总分第一的成绩顺利进入第二轮 10 进 6 的选拔。随

欧阳

毛姆笔下有一个人物,好像是叫万事通先生,除了他最有发言权的珍珠行当外,戏剧、绘画和政治甚至经济,比如拍卖、筹资什么的,全都精通,简单的一瞥更是能洞悉人情世故——一瞥珍珠瞬间就读懂寂寞美人,真正的无所不知。倘没有毛姆那样的学问,不敢讨厌他,反而是非常佩服这样的家伙,脑袋热的时候还以之做过榜样。

那时候年轻,时有自负,有段时间还执著地乱学了一口气,结果是出书的速度实在是远远快过看书的牛车,于是转而念什么时候能遇到这样的导师,写一段人生指南给俺留念,结果现在也没有如愿。就这么一直在路上走着,几十年很快就过去了,随影同行的是知识原子裂变般的膨胀,“万事通”只好成了追忆。

这没什么遗憾的,试想连那些专业的大成精英们也不过是地缝里的爬虫一样,背负着沉重的职业缺陷,就像威廉·巴雷特所说的:现在“大夫和工程师容易用他们的专业眼光观察事物,因而对他们专业领域以外的东西通常便表现出十分明显的无知。观察越是专业化……对焦点四周的所有事物也越发近乎全然无知。”

作为哲学家,巴雷特这么说应该是有些道理的,问题是别人未必这样看自己。别的不说,现在的经济学家就没有这样的自我认同,尽管他们看起来更像是算命先生,但还是一如既往的无所不知,像是上帝的使者,探得了人生的福祉。特别是有专家光环的话语者,尽管高深的理论不是太好懂,比如研究植物转基因的谈论人的问题,虽然有点像兽医给人治病,但不管怎么说都是“医生”,而一些讲故事的人仍然宣称自己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云里雾里的更容易使我这样想找人生格言的家伙迷路。

到今天,我是否已迷路俨然成了一个问題,看到网络上那些端着鸡汤盲目漫游的人们,不禁怀念起培根来,虽然我一直认为“知识就是力量”是一句废话。想想培根老师说这句话的时候,很多人类智慧的知识发现早就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事实明摆在那里,完全没必要进行此类近乎废话的强调。

细论起来,就如一些科学家指出的那样,培根几乎从来没有设计过什么东西,也没听说过他进行过什么实验,这也是有些人轻蔑地认为他不懂科学的原因。而在另一面,培根似乎也不是一个思虑深邃、举着昏暗的蜡烛在旧矿坑里对着看不清楚的精神影像胡思乱想的人,他仅仅是主张用一种新方法(《新工具》)来整理和解释事实,“对科学、艺术和人类所有的知识进行全面重建。”这么看来也不大像一个深刻的哲学家。

然而,当我们换一个角度来审视的时候,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很多人可能完全意识不到,科学的进步离不开整个文化的支撑,人的创造性不是教条驯化出来的,而是思想解放的产物,更宽泛地讲,是文化之功。培根是文

化大师,是他所处时代最伟大的公共知识分子,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召集部队的号手”。

今天细分的学科和工艺迫使人们不得不蹲在狭窄的深井中,走在各种各样庞杂和细密的学科小道上,心有旁骛恐怕就误工夫成专家了,目不斜视经年,终于成为权威的时候,专业视域之外却成了井底之蛙,虽然这之中的很多人完全不在意自己的无知,依旧侃侃而谈。这样的权利归功于人们对知识的崇敬,这让人有些担忧,人们基本上无法对之进行问询,诘难更是无从谈起,就像不着调的反对转基因的队伍。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学问的专业化和高精尖彻底地击退了想成为“万事通”的妄想,现在要寻获“公共知识分子”近乎无望,这让俺更怀念培根老哥哥,更糟糕的是,如果一个什么都知道一点的人,看起来有些像浅尝辄止的侃爷,在当下的思想、科学领域甚或是老百姓中间都是不太容易得到信任的,人们宁愿相信一个“药到病除”的草药大师,也不会听信一个什么都能扯上几句的家伙,因为什么人都懂实际上可能意味着是真的什么都不懂。比如全科医生,以发达国家的经验,对初次发病患者的综合判断可能更靠谱,但人们还是更相信那些盲区很大的专家。

显然,不仅文化上公共知识分子失去了认同,知识爆炸也阻断全才的道路,谁知道会不会又是一个“知识”带来的困惑呢?

一样的野菜

周养俊

不知从哪一年开始,城里人喜欢乡下了,郊游、登山、住乡村屋,吃农家饭,还出现了户外骑行、徒步爬山的驴友队。特别是春天,总有人爱到田间、地头、山坡、河岸去挖野菜。于是,地地菜、灰灰菜、苦苣苣、苜蓿草、水芹菜们就堂而皇之地上了城里人的饭桌,城里人香了口,饱了胃,健了体,聊天时也多了话题,什么地方野菜多?什么地方野菜好吃?什么地方的野菜还可以治什么病?到了没有野菜挖的季节,就到乡下的农家乐找着挖野味儿,于是,乡下人保存的风干野菜、腌渍野菜又在错过春天的季节端上了桌。

小时候,我长在乡下,每天放学后的任务就是割草、打柴、挖野菜,那是个困难的年代,乡下人几乎家家户戶缺粮食吃,“瓜菜代”成了普遍现象。地坎上、山坡上、小河边都光秃秃的,野菜就更少了。可是,我们每天下午还是要提着灯笼到处跑着找野菜,不然,家里人吃什么呢?绿色稀少,就顾不得什么野菜好吃了,凡能吃的野菜全挖,挖了洗干净煮熟当饭吃。祖父说:“秦地无闲草,草都是药材,菜就更贵重了。”祖母说:“人饿急了,啥都能吃,能吃就是好东西,救命啊!”她说,河对岸的少陵塬有个五典坡,五典坡的寒窑里住了个姑娘叫王宝钏。王宝钏的丈夫到前方去打仗,王宝钏一个人就在五典坡寒窑里等,一下等了十八年,没啥吃,吃野菜,把周围几十里的地地菜都挖光了,把她自个儿的肚皮吃绿了,脸也成了菜色。

我不相信。

祖母说,不信就去看,几百年了,那里地

里就没地地菜。以后许多年我才知道那是个爱情故事,是爱情加野菜的力量,支撑王宝钏这位忠贞烈女度过了十八个春秋,终于等回来了夫君薛平贵。

爱情伟大,野菜也伟大呀!

前不久,我和朋友到终南山下吃农家乐,饭间出门回电话,看见一胖一瘦两个老头儿蹲在门口聊天。

胖老头问:这城里人怪的,咋就爱吃这野菜?瘦老头说:好的吃多了,撑的,撒欢儿哩么!

胖老头问:人家说,野菜有营养,没打过

农药,是真的?

瘦老头说:那倒是,可是除草剂把野菜也给打死了,你没留神,地里没草也没有野菜了,挖菜的都在地坎坎上刨哩,还有,这几年你看见过萤火虫没有?

胖老头想了一会儿,说:哎,真格的,这虫

虫咋也没了?瘦老头说,这不就对了,全是除草剂这些农药的事,城里人有文化,灵性得很,不然他们咋爱吃野菜?

胖老头说:就是么,菜就是比野菜好吃呀?

瘦老头说:一样的东西到每个人头上就不一样了,说说这吃野菜吧,目的不一样,心情不一样,想的不一样,吃到嘴里感觉就不一样了!

听到这里,朋友叫我,很遗憾没有听完俩老人的对话,可是我听出了一个大概意思:就是一样的野菜,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心情吃了,味道就不一样了。

这是真的。